

我愛亮晶晶



## 凡

是亮晶晶的東西，我都好喜歡。拉開抽屜，裡面一定有幾樣小玩意，在一閃一閃地對我眨眼睛。別針、戒指、項鍊，全是水鑽的，不值一文錢，我卻把它們當鑽石般寶愛著。不時取出來，放在手心，摸摸玩玩，自覺一顆心都亮晶晶起來。

其實不一定是水鑽，任何發亮光的東西我都愛。亮晶晶給我一種飛升到另一個神仙世界的感覺。那是因為小時候我做過一個非常奇怪而美麗的夢。那時我才六七歲吧！有一個夜晚，我感冒發燒，爸爸坐在床邊，一隻溫暖的大手覆在我額頭上，在搖曳的菜油燈影裡，我看見爸爸手腕上的夜光錶，羨慕地問：「爸爸，我發燒發多久了？」爸爸笑笑，把錶取下戴在我細小的手臂上說：「你自己看吧，多看看夜光錶，燒就會退下去。」說也奇怪，看著錶，聽著滴答聲，我就甜甜地入夢了。夢見一團五光十色的雲彩，向我飄來，漸漸變成一團燦爛的球，越滾越近，把我轉進光影裡。只覺渾身一陣熱烘烘的，出了一身大汗，醒過來時，燒真退下去不少。我覺得自己像神仙一般法力無邊，能在黑夜裡看見錶上的長短針和一圈阿拉伯數字，

心裡真快樂。忽然又發現右手食指上套了一枚亮晶晶的戒指，那是我想了好久而媽媽不肯給我的鑽戒，是真正的金剛鑽啊。媽媽雙手抱著我說：「現在你生病，我的金剛鑽戒指避邪氣，戴上了，病就會被趕走。」我開心地想，生病真好，有爸爸的夜光錶，又有媽媽的金剛鑽戒指，以後還是常常生病吧。

偏偏病很快就好了，爸爸收回了夜光錶，媽媽收回了金剛鑽戒指。我頓時覺得自己暗淡無光，就越發想念夢中那個金光燦爛向我轉來的一團雲彩。

過新年時，媽媽為我做一件水紅棉襖，大襟上綴一朵她自己用亮片串成的紫紅牡丹花，亮麗的煤氣燈照著我和牡丹花，在一群小朋友當中，我頓時成了驕傲的公主。大家都伸手來摸我大襟上的牡丹花，媽媽笑瞇瞇地說：「你們好好兒讀書，好好兒玩，我給你們一人做一朵。」不久，每個小朋友大襟前都開出一朵牡丹花，粉紅的、水綠的、淺黃的，亮晶晶地閃到東又閃到西，我們是一群亮晶晶的小天使。

直到現在，我總喜歡在旗袍大襟上，或毛衣衣角上，縫上一點閃閃發光的小珠子。走在街上，看到商店櫥窗裡閃閃發光的飾物，就會停下腳步，呆看半天。眼前

就出現那個金光燦爛的夢，和夢醒時手上的夜光錶與鑽石戒指，更有爸爸媽媽摟抱我的溫暖手臂。

可是年紀漸漸長大了，縫亮珠的衣服不好意思再穿，只好把它們拆下來，和水鑽別針戒指收在一起，或者把它們綴在洋娃娃身上。

我仍保留一件夏天穿的黑色綢上裝，四方的領口上，用黑底銀絲剩料子滾了一道細細的邊。倒也淡雅有致。朋友們都誇我會廢物利用，我也洋洋得意起來，穿著這件上裝，自覺走路都亮晶晶起來。彷彿大襟上縫了媽媽給我做的亮片紫紅牡丹花，我又回到小時候了。

嗜

新



## 嚐

新，一看字眼，就知道是嚐嚐新鮮東西是什麼味道的意思。想想這是多麼快樂的事兒呀！而嚐新正是我故鄉農村社會的可愛習俗。故鄉的穀子收割分兩季，六月的早穀和九月的晚穀。早穀中有一種是紅米穀，少而名貴，在早穀收成以後，要拿這種紅米穀煮出飯來，先供神佛和祖先，感謝祂們在天上對我們的祝福，然後請左鄰右舍來一同慶祝豐收，嚐嚐新鮮的紅米飯。每年一到嚐新時節，家家戶戶，就像辦喜事似的，老早就相互邀約起來：「胡公公，明天是好日子，請到我家來嚐新啊。」「李大媽，大後天也是好日子，可得輪到我家囉！」無論貧家富戶，嚐新酒是一定要請的，這表示你一年裡勤勤懇懇的成果。無論哪一家請，都少不了有我，因為我是被全村莊寵壞了的「小不點」。

每年只要看長工們開始忙割稻，我就仰起脖子問：「阿榮伯伯，我們哪一天嚐新呀？」阿榮伯伯咧著嘴，露著兩個黃黃的大門牙說：「稻子都還在田裡，早得很哩。你得先幫我們去拾穗子，幫我們攤晒穀簞。陣雨來時，得幫我們搶撥穀子，小孩子要跟大人一樣的做事，哪有坐在矮板凳上等吃現成的？」我拍著雙手說：「我

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真高興，我快樂得都要爆裂開來了。」我最最喜歡說自己快樂得爆裂開來。這是媽媽常常說的話。她說樹上的果子爆裂開來，玉米在鍋裡爆成一朵花，芝麻球在油鍋裡裂開嘴笑，都表示它們好開心，快樂得爆裂開來了。阿榮伯在土裡撿起一串穗子給我說：「你看穀子也快樂得爆裂開來了。」

到田裡拾穗子是最喜歡做的事，一個大竹簍綁在腰上，從泥土裡撿起一串串飽滿的穗子往裡丟，裝滿一簍再一簍，捧給長工叔叔，他們總要誇我一聲「拾得真多，媽媽一定給你多吃塊灰湯糯。」

啊呀，想起灰湯糯，我的口水都要掉下來了。什麼叫灰湯糯呢？原來那是我家鄉一種特別的米糕，是媽媽的拿手點心。

灰湯糯是用早穀的紅米粉做的。其實紅米是硬米（就等於臺灣的在來米），只是因為加了一點碱，吃起來香香軟軟的像糯米。碱並不是現在菜場的方塊碱，而是把早稻稈燒成灰，拿開水一泡，淋下來的熱湯中就含有碱質，而且帶有稻子香。只要和半碗在紅米粉裡就夠了。所以叫做「灰湯糯」，一見灰湯就變糯的意思。灰湯糯的

顏色就像巧克力糖，吃它幾十個也不會撐肚子，好好吃啊。早稻灰泡出來的碱水湯，也可以做碱水粽子，又可以洗廚房的油膩，去污力比今天什麼牌子的清潔劑都強上百倍呢。舊日農村，就是這般儉省，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好好利用的。

早穀收成，紅米椿出來，灰湯糯也蒸了，母親就要眯起近視眼翻黃曆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祭祖，請鄰居親友來嚐新。我們家的嚐新酒總是最晚的，因為母親喜歡客人來得多，客人來得越多，吃得才越熱鬧。所以要盡力避開和別家衝突的日子，母親總是說：「可別重忙啊！」「重忙」就是和人家的節目排在一天的意思。如今是工業社會，大家都忙得團團轉，有人一個晚上應酬趕三場，要想不重忙還真不容易呢。

嚐新酒席上，除了紅米飯、灰湯糯，還有茄鬆，也是母親的拿手，我最貪吃的點心。那就是把茄子切成絲，和了雞蛋麵粉與糖，在油鍋裡一炸，鬆鬆軟軟，也是好好吃哩。



今天我固然可以依照母親的食譜炸茄鬆，但哪有香噴噴的紅米粉和新割的早稻稗做「灰湯糰」呢？

我好想念小時候那段快樂得爆裂開來的好日子啊！



# 變戲法的老人



## 現

在的許多觀光飯店，都有特別節目以娛樂嘉賓。有的歌唱，有的表演魔術。坐在變幻的燈光裡，一面吃著豪華的酒席，一面欣賞節目，好不愜意。可是看著魔術師講究的衣著和他臉上取悅觀眾的笑容，我心裡總像有說不出來的感觸，因為我又想起了家鄉那位變戲法的老人，和他那一身襤褸的衣衫和臉上帶淚的微笑。

我小時候，總喜歡和小幫工阿喜在後院晒穀場上玩，尤其是冬天，晒穀場上晒滿了蕃薯條和蘿蔔絲，我幫著阿喜用竹耙子一邊耙翻，一邊撿起被太陽晒出糖汁的蕃薯條來吃，又甜又帶一股太陽香，所以我們叫它蕃薯棗。晒蕃薯棗的日子，我是連飯都不想吃了。

有一天，一個肩上背著藍布袋的老人，走到後門口來，只是向我們看。阿喜問他：「這位老伯伯，你是外地人嗎？我以前沒見過你呢。」老人說：「我是過路的，要回家鄉去，想掙幾個盤纏，我會變戲法。」一聽變戲法，我馬上跑上前去央求說：「伯伯，變個戲法給我看好嗎？」他摸摸我的頭，俯身在地上撿起一根稻草，摘成許多段，往左耳裡塞進去，咳嗽一聲，馬上伸手從右耳挖出來，仍舊是整根的稻草，

我都看呆了。阿喜說：「你一定有兩根稻草，那些摘斷的一定還在你耳朵裡。」老人俯下身說：「你看看耳朵裡有沒有？」耳朵裡是空的，老人確實有本事。他又拿起一張長凳，凳腳頂在鼻樑上，長凳就直直地豎起來了。這時小叔叔走過來，他拍手嚷著：「真功夫！真功夫！」卻拿了一張軟軟的紙給他說：「你能把這張紙頂起來嗎？」老人不慌不忙地把紙對角摺了一下，就把它像船帆似的撐在鼻樑上了。看得我們真是佩服。阿喜抓起一大把蕃薯棗遞給他說：「老伯伯，你先吃點，我去請太太拿錢。」

母親也出來了，她給了他五角銀角子，外加一升白米。那時代，五角錢真是好多好多，因為一塊銀元可以買兩百個雞蛋了。老人接過白米，倒在布袋裡。五個銀角子緊緊捏在手心裡，連聲說：「太太，你真高升（錢給得多的意思），一定添福添壽。」小叔叔說：「老伯伯，教我們一套戲法好嗎？」他說：「戲法都是哄人的，頂板凳才要下苦功啊！」母親感動地說：「哪樣事不要下苦功呢？老伯伯這麼大年紀了，還在練呢。」母親眼睛看著小叔叔和我。老人也看著我們，很憐惜的樣子。

他慢慢地從貼肉口袋裡摸出一隻舊兮兮的嬰兒軟底鞋，遞給我看，顫聲地說：「這是我孫女兒的鞋子，她現在一定跟你一樣大了，我不知道她現在哪裡，我們一家被大水沖散了。我一直在找她。」他的眼淚流下來了。我摸著那隻軟底鞋，看看自己的腳丫子已經這麼大了，不由得也流下淚來。母親說：「老伯伯，你放心，你一定會找到她的。骨肉連心啊。」

阿喜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用麥稈子做好一隻小麻雀，遞給老人說：「老伯伯，你邊走邊吹這個小麻雀，吹你從前抱她時唱的歌兒，她就會聽見的。」老人越發淚流滿面，萬分感謝地接過去，連聲說：「我會吹，吹那個雞雞鬥，雀雀飛，飛到高山吃白米。她會聽見的。」小叔叔說：「老伯伯，我們也幫你唱、幫你找。你們很快就會團圓的。」

變戲法的老人謝了又謝，背著藍布袋慢慢兒走遠了。可是他一直沒有走出我的記憶，不知他究竟找到那個跟我一樣大腳丫子的孫女兒沒有。

阿喜的花籃



## 阿

喜的手最靈巧，他會用麥稈編吱吱叫的麻雀，會用木塊削成滿地轉的地陀螺。會用竹片編裝泥鰱的簍子。這些可愛的手工藝品，他一樣樣的做，我一樣樣的玩。也拿去送給左鄰右舍的小朋友們。

有一次，他用軟軟的嫩柳條編了個好漂亮的小花籃，我把心愛的蠟製洋娃娃坐在裡面，拎去給隔壁玉英看。玉英央求說：「小春，你可以借我玩一天嗎？明天就還給你。」她正生病躺在床上，我當然應該借她玩的。第二天去看她時，她抱歉地對我說：「為了要研究花籃是怎麼編的，我把它拆開來卻編不回去了。」

「那麼蠟洋娃娃呢？」我連忙問她。

「蠟洋娃娃的一隻手膀，也被我在睡覺時不小心壓斷了。小春，我真對不起你啊！」

我好生氣，跺著腳說：「你怎麼把我借你玩的東西統統弄壞了。你是存心的，我不跟你好了。」

我轉身奔回家來，坐在門檻上大哭。阿喜吃驚地問我跟誰吵架了。我說：「玉



英好壞，拆掉你編的花籃，又弄斷我的蠟洋娃娃，她一定是妒忌我才這樣做的。」

阿喜一聲不響地走開了，我奇怪他怎麼不說話，就追過去對他再說一遍。他低聲地說：「你別再講，我已經聽見了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理會我？」

「你哭得那麼起勁，一口咬定玉英壞，叫我說什麼？你們一向那麼要好，我知道玉英一點也不壞，只是不小心弄壞了你的東西，你不應該這麼想的。」

我低下頭，說不出話來。阿喜說：

「我再來編一個花籃，你去摘些鮮花放在裡面，拎去給玉英，對她說，等她病好了，我會教你和她編花籃。那個蠟洋娃娃，你拿回來，我給你修補好。」

「真的？」我馬上抹去眼淚，幫著阿喜摘柳條，守著他很快就編好了花籃。我在院子裡採了一朵大紅茶花，和一枝香噴噴的白玉蘭放在裡面，興沖沖地拎去送給玉英。她正喝了藥，蓋著被子出了一身汗，紅噴噴濕漉漉的臉從被頭冒出來，一眼看見我與我手裡的花籃，張開嘴高興得說不出話來。